

# 鲁迅对“传奇”的建构及其对现代学术的影响 ——以中国小说史、文学史为中心

罗 宁<sup>1</sup>， 武丽霞<sup>2</sup>

(1.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2. 西南交通大学 学报编辑部 四川 成都 611756)

**摘要:**“传奇”在中国古代原本指一种流行于明清的戏曲文类,胡应麟在小说分类时使用了这个名称,主要是就一种题材而言,而非小说的文类概念。鲁迅在胡应麟和盐谷温的基础上,创造了“传奇”或传奇小说的概念,使之成为小说的一个文体和文类概念。民国时期的学者逐渐接受了鲁迅的“传奇”概念,而1950年以后的三十年中,由于鲁迅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几种小说史、文学史将其小说史观和传奇术语推广而成为常识。在现代学术史上,古代固有的小说的概念被扭曲,“传奇”的概念被建构,现在到了反思这些概念以及鲁迅建立的中国小说史观的时候了。

**关键词:** 传奇; 小说; 鲁迅; 中国小说史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21)01-0088-12

## LU Xun's Establishment of “Legend” and Its Influences on the Modern Learning

——Centered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s and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LUO Ning<sup>1</sup>, WU Lixia<sup>2</sup>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2.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756, China)

**Abstract** “Legend” in ancient China originally referred to a kind of drama popular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 Yinglin used this title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fictions, mainly in terms of a subject rather than the literary concept of fictions. On the basis of HU Yinglin and YAN Guwen, LU Xun created “legend” or the concept of legend and made it a literary style and category concept of fictions. Schol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radually accepted LU Xun’s concept of “legend”, and in the 30 years after 1950, because of LU Xun’s lofty status and great influence, several histories of fiction and literature popularized his historical view of fictions and the terms of legend, which became common sense. In the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the ancient concept of the fictions is distorted, and the concept of “legend” has been constructed. Now it is time to reflect on these concepts and the historical view of Chinese fictions established by LU Xun.

**Key words:** legend; fictions; LU Xun;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s

收稿日期: 2020-07-30

作者简介: 罗 宁(1971-),男,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与文献。

武丽霞(1972-),女,内蒙古临河人,文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与文献。

在今天的文学术语中,“传奇”一词有两个意思,分别指称两种文类,一指小说的某一种类别,一指戏曲的,而前者似乎更为大众所熟知。这从权威的《汉语大词典》和《辞海》就能看出,两书都将“小说体裁之一”放在了“传奇”词条的第一个义项上。<sup>①</sup>实际上,“传奇”一词在古代的意义和用法基本都是与戏曲相关的,从鲁迅的小说研究以来,“传奇”才成为一个小说文类的概念和术语。近年来学界对此概念有一些反思的声音,如欧阳健认为“小说史上并不曾形成以‘传奇’为名目的独立文体,更不宜将它当作一个时代小说的标志”,<sup>②</sup>杜德桥(Glen Dudbridge)在研究《广异记》和“丁约剑解”等作品时认为,“传奇”这一文类概念对阅读和理解唐代小说有妨碍作用,他后来更明确地提出应该告别这个术语。<sup>③</sup>Daria Berg使用了“Misleading Terminology: zhiguai and chuanqi”(误导性的术语:志怪和传奇)这样的题目来强调这一点。<sup>④</sup>胡梓颖、黄自鸿也细致论述了鲁迅对“传奇文”的建构。<sup>⑤</sup>可以说,鲁迅建构了“传奇”这一小说文类和文体概念,差不多是当下学界的共识了。笔者也撰写了《传奇、传记、小说——对三个概念及相关学术史的思考》一文(待刊),论述传奇概念给百年来的古代小说研究带来的问题。不过,鲁迅是在怎样的学术传统和小说观念上建立“传奇”的,他的传奇概念和小说史框架,是怎样影响到后来学者并成为普通人的常识的,此前学者鲜有论及。本文即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简单来说,鲁迅是现代学术史上从事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第一人,他在胡应麟、盐谷温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作为小说文体和文类概念的“传奇”术语,在进化论的思想背景下建构了六朝志怪到唐代传奇的小说发展模式。由于鲁迅研究的开创性和学术性,同时也因为他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地位和名声,他的研究和“传奇”命名逐渐影响到民国时期的学者。1950年以后,随着鲁迅在文化和学术上崇高地位的确立,加上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学术思想禁锢,他的小说史框架以及“传奇”概念覆盖了1950—1980年间几乎所有小说史和文学史叙述,通过几种统编教材的使用和推广,最终使“传奇”成为当代中国人普遍接受的一个小说概念。

## 一、古代和近代文献中的“传奇”——一种戏曲相关的文类

在讨论鲁迅建构作为小说文类的传奇概念之前,先来看看在古代以及鲁迅的时代,“传奇”本来是指什么?

“传奇”一词的本意是传录奇事异闻,晚唐裴铏乃用作其书之名,北宋尹洙称《岳阳楼记》为“《传奇》体”,是说该书文字有“用对语说时景”的写法。北宋末赵令畤、王铎等将《莺莺传》称为“传奇”,可能是当时有此新名,稍后的《类说》更将《异闻集》中的《莺莺传》改名为《传奇》。宋金时期出现不少据此故事改编的《西厢记》作品,大概是这个原因,南宋和金元时演唱此类恋情故事的戏曲便称为“传奇”,南宋说话艺术中的“小说”(银字儿)中也有“传奇”的名目,讲恋情故事。更进一步,由于戏曲(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搬演均为新奇故事(其中恋情故事很多),故而“传奇”也就成为戏曲之泛称通名。严格来说,上面这些“传奇”名称的使用都是比较随意的,与其说是一种文类概念,不如说是从故事题材角度的一种临时命名。明代中期以后,有一种特别的戏曲文类逐渐兴起,按照郭英德的定义,这是“一种剧本体制规范化和音乐体制格律化的长篇戏曲剧本”,<sup>[1](p15)</sup>在万历至清初达到兴盛期,并一直延续至清末。

① 《汉语大词典》第一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1619页。《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605页。

② 欧阳健《“传奇体”辨正——兼论裴铏〈传奇〉在神怪小说史上的地位》,《复旦学报》1999年1期。欧阳健《中国小说史略批判》也说:“‘传奇’一词虽非鲁迅所创,但作为小说文体之术语,却是鲁迅彰扬起来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2页。)

③ 杜德桥说“For some years now, in various papers on Tang Literature I have been saying farewell to the term ‘chuanqi’ 传奇。”见Glen Dudbridge, “A Return to the chuanqi Question”, 收入周建渝等编《重读经典:中国传统小说与戏曲的多重透视》,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China) Ltd 2009, p. 3.

④ Daria Berg, “What the Messenger of Souls Has to Say: New Historicism and the Poetics of Chinese Culture”, in Reading East Asian Writing: the Limits of Literary Theory, edited by Michel Hocks and Ivo Smits(Routledge 2015), p. 180.

⑤ 胡梓颖、黄自鸿《被建构的文类——从“辨体”角度论传记与“传奇文”》(《台大文史哲学报》2017年第86期),此文从古代文体学角度去认识鲁迅建构“传奇文”的根据和意图,但它将文章中的传记和著述书籍中的传记混为一谈,反而增加混乱。这恰可说明将单篇(入集)文章作品和单篇流传的传记分开,以及将小说和传记区别的必要性。

郭英德称为狭义的“传奇”。在明清文献中提到“传奇”,如果是说当时的作品,一般都是指此种作为戏曲文本的“传奇”,这是一个戏曲范畴的文类概念。

那么,这样的“传奇”和小说有什么关系呢?“传奇”因为常讲一些离奇故事,而且其中有不少故事来自或见于小说的记载,所以在“传奇”大盛的晚明和清初,二者开始连称。在明清文献中,“传奇”一词和“小说”一词关联在一起表述的有三种情况:

其一 晚明时小说外延扩大,评话、话本、通俗传记以及时兴的“传奇”,乃至一些传记文章,都被当时人称为小说,改变了过去小说一般仅指文言小说的情况。直到晚清,人们在论述小说时仍常提到“传奇”,以其作为小说之一种。如知新主人(1903):“吾尝自谓平生最好读小说,然自束发至今,二十年来所读中国小说,合笔记、演义、传奇、弹词,一切计之,亦不过二百余种。”<sup>[2] (p85)</sup> 俞佩兰(1904):“中国旧时之小说,有章回体,有传奇体,有弹词体,有志传体。”<sup>[2] (p121)</sup> 这些传奇都是指戏曲文本的传奇。也有人称之为曲本。如别士(1903)云:“曲本、弹词之类,亦摄于小说之中。”<sup>[2] (p60)</sup> 甚至还有《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1908)这样的文章,<sup>[2] (p307)</sup> 其中说道“曲本小说,以传奇小说为最多。……夫《西厢》者,亦旧社会上有名之小说也。……吾知曲本小说,滥觞于《西厢》传记。”<sup>[2] (p308)</sup> 曲本泛指各种戏曲文本,而“传奇小说”则特指明中期以来的“传奇”,将其作为小说的一个类别来谈论,和今人用法不同。19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蒋瑞藻《小说考证》,该书收通俗小说和文言笔记(文言小说)108种,弹词及民间小唱12种,翻译作品25种,戏曲325种,<sup>[3]</sup> 也就是说,大部分是“传奇”的考证。今人对此或有不解,其实在晚清人看来,传奇(曲本)本来就是小说中的一个种类。

其二 晚明和清代有时将“传奇”和小说相连谈及,是并列关系。如《沈氏日旦》卷二“予生平绝不作野史、传奇、小说等书,恐堕口业报也。”<sup>[4] (p356)</sup> 《山志》初集卷四《传奇》:“金氏批评传奇、小说,亦堪解颐。”<sup>①</sup>指金圣叹评点《西厢记》和《水浒传》。《清嘉录》说灯谜,“谜头皆经传诗文、诸子百家、传奇小说及谚语什物、羽鳞虫介、花草蔬药,随意出之”,<sup>[5] (p28)</sup> 也是并列的两种文类。清代善书《十戒功过格》对“传奇”和小说(主要指通俗小说)极力诋斥,其“淫媒”有“看传奇、小说一次为五过”,<sup>[6] (p53)</sup> “杜淫媒”有“焚毁传奇、小说一书为二功”,<sup>[6] (p55)</sup> “戏笔”有“戏作妖艳传奇一书为五十过”,<sup>[6] (p61)</sup> “批评传奇小说、赞叹才子佳人与邪盗奸淫之事以炫人心志者,为二十过”。<sup>[6] (p61)</sup> 所谓“批评传奇小说”,就是像金圣叹那样的评点,也被认为是恶事。在这些用例中,“传奇”和小说是分开的两个事物。

其三 由于“传奇”和小说(主要是通俗小说)所记载(表现)的多是新奇故事,荒诞奇异,因此有时候“传奇小说”是个泛称,指“传奇和小说那一类东西”,表达一种批评和贬斥。如王士禛说沈亚之文集中有《秦梦记》《异梦录》《湘中怨词》《歌者叶记》等,“颇类传奇小说,姚铉概不之录,毋亦以其诞漫不经耶?”<sup>[7] (p90)</sup> 阮葵生说“明末社稿,率以三字命名,有类传奇小说,文皆荒唐怪诞,虚渺浅俗。”<sup>②</sup>当然,清人将“传奇”和小说连称时,有的也很难区别是泛指那一类的东西,还是明确指两种文类。如上举《十戒功过格》的“传奇小说”,也可以说是兼而言之。又如邱炜萋云“天下最足移易人心者,其惟传奇小说乎?自有《西厢记》出,而世慕为偷情苟合之才子佳人者多,自有《水浒传》出,而世慕为杀人寻仇之英雄好汉者多,自有《三国演义》出,而世慕为拜盟歃血之兄弟、占星排阵之军师者多。……故欲转移风俗,法语巽语,毋宁广为传奇小说语。”<sup>[8] (p273)</sup> 两个概念也是在分合之间。将戏曲和小说混为一谈,今人不易接受,在清人看来则是很自然的。

在明人中,只有杨慎、王世贞、宋懋澄、臧懋循、胡应麟在谈到唐人传奇时,使用的“传奇”一词是和小说相关的,而清人几乎没有在小说文类的意义上使用该词。不过,晚清小说家韩邦庆是个特例。其《太仙漫稿》是以传记体写的文言小说,该书“例言”中明确说“小说始自唐代,初名传奇。”并说“兹编虽亦以传奇为主,但皆于寻常情理中求其奇异”,“予作《漫稿》,征实者什之一,构虚者什之九”。<sup>[9] (p557)</sup>

① 王弘《山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8页。此篇所论“传奇”均是剧本。

②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六《明末社稿》,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第469页。“传奇”以三字命名者,如“四大南戏”“临川四梦”等,小说如“四游记”及《水浒传》《金瓶梅》《玉娇梨》《好逑传》等。

在谈到唐代小说时谈传奇,在说到文言小说时宣称“构虚”,这些说法和观念在其书连载发表的1892年,甚至在“小说界革命”的1902年之前都是罕见的。韩邦庆的通俗小说《海上花列传》在光绪年间流行一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有较大篇幅的介绍,但对《太仙漫稿》从未提及,他是否看过该书而受其影响不得而知。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成之(吕思勉)1914年的《小说丛话》,该文是民国初年理论水准最高的有关小说的长篇论述。文中以“写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来讨论小说中记载事迹之“虚实”,说“小说发达之次序,本写实先而理想后,此文学进化之序也。大抵理想小说始于唐,自唐以前,无纯结撰事实为小说者。”<sup>[2] (p419-420)</sup> 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进化论的思想背景,以及以“理想”(幻设)为高级小说的思路,吕思勉在后文就说“自文学上论之,终以理想小说为正格”。晚清民初学者论小说时常用写实、理想对举,有时显得随意混乱,<sup>①</sup>而他所说的“理想”近于想象和虚构之意。这从他说“理想小说始于唐,自唐以前无纯结撰事实为小说者”中也可看出。“结撰事实”就是今人说的虚构创作。“结撰”一词近于杜撰之意,如钮琇《觚剩续编》卷一《言觚·文章有本》:“传奇、演义,即诗歌、纪传之变而为通俗者,哀艳奇恣,各有专家,其文章近于游戏。大约空中结撰,寄姓氏于有无之间,以征其诡幻,然博考之皆有所本。”<sup>[10] (p100)</sup> 这里所说的“传奇”是戏曲文本(下文举到了《琵琶记》),虚构本来就是其重要的文体特征之一。吕思勉文中还对当时小说的各种“名目”分别进行了论述,共九种,武事小说、言情小说、神怪小说、传奇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他对传奇小说的描述,接近于比较泛化的传奇性小说的意思:“此种小说,亦以贻人好奇之心为主。所以异于神怪小说者,彼所述奇异之事,为超绝的,而此则限界的也。此等小说,不必纪实,凡杜撰之事,属于恢奇,而其事又为情理中所可有者,皆属之。如写武人则极其武,写美人则极其美是也。其大多数常以传一特别有趣味之事为主,如《西厢记》其适例也。”<sup>[2] (p454)</sup> 最后举的例子却是戏曲作品,这正透出当时人以戏曲传奇为小说的观念。<sup>②</sup> 吕思勉的传奇小说与鲁迅所说差异很大,但对唐代小说的重视却与鲁迅一致。

以上就是鲁迅同时代和此前之人所说的、作为戏曲文类的“传奇”,鲁迅改变了“传奇”的意义,而这与胡应麟、盐谷温有关。

## 二、鲁迅对小说文类的“传奇”之建构

鲁迅自幼嗜读小说,后来在日本期间又大量阅读日本小说、西方小说,并从事翻译和创造,他的小说概念和观念逐渐转变,表现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上,就是对带有虚构性的、故事性的文本的看重,而不太理会中国固有的小说概念和学术意义。<sup>③</sup> 但是在很多方面,鲁迅无疑也受到古代学术传统中的小说论述的影响,其最明显的就是关于传奇概念和类别的提出,而这就来自胡应麟<sup>④</sup>。胡应麟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传奇”作为小说的类别概念,二是将“传奇”看作是古代小说在唐代的重大发展。下面略谈其中的问题。

胡应麟将小说分六种而有“传奇”,此为学界所熟知,不再赘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就引用胡应麟小说分六种的话,而在论唐代小说的三篇中,从篇名到内容都多次出现“传奇”或“传奇文”之名,并凸显“传奇”的重要性。但“传奇”是什么,胡应麟并没有界定,而从他所举的四例——《飞燕》《太真》《崔莺》《霍玉》——来看,这实际是一种故事和题材上的分类。而

① 参见关诗珮《晚清中国小说观念译转:翻译语“小说”的生成及实践》第四章《吕思勉(成之)〈小说丛话〉对太田善男〈文学概论〉的吸收——兼论西方小说艺术论在晚清的移植》,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公司,2019年。

② 《新小说》1902年创刊,设十二个栏目,其中有传奇体小说。《月月小说》1906年创刊,其发刊词说拟刊登的各类小说中有传奇小说。这些都是戏曲传奇。参见王尹姿《趣味/道德/觉世〈月月小说〉研究》,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③ 参见关诗珮《晚清中国小说观念译转:翻译语“小说”的生成及实践》第四章《唐“始有意为小说”: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看现代小说(虚构)观念》。

④ 陈平原说过“鲁迅为撰写中国小说史,涉及了不少带类型意味的概念术语,如将唐及唐以前的小说分为‘志人’、‘志怪’、‘传奇’;其中‘志怪’、‘传奇’的命名与界说,受明人胡应麟影响。”见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16篇《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78页。

在当时,戏曲传奇正是以这类恋情故事为主要题材的。胡应麟又云“《飞燕》,传奇之首也。”从下文“《洞冥》,《杂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阳》之祖也”<sup>[11](p283)</sup>的表达来看,“传奇”似为书名,应加上书名号,不过,理解为“记恋情故事的唐代小说”也是可以的。令人惊讶的是,在胡应麟留下的著述中,除以上两处提到“传奇”是一种和小说相关的概念外,他在其他地方多次使用“传奇”一词,均是指戏曲的“传奇”。而且在他之后的约三百年时间中,几乎没有人将文言小说范畴下使用“传奇”一词,或者将“传奇”作为文言小说的一个类别来看待。<sup>①</sup>至于鲁迅的“传奇”,同样没有界定。

鲁迅对胡应麟论述的另一个接受,就是“唐人乃作意好奇”,以此为发端和中心思想,《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开篇作了一番进化论的阐释“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笔丛》三十六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sup>[12](p44)</sup>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又说“小说到了唐时,却起了一个大变迁。我前次说过: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底文章,都很简短,而且当作记事实;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sup>[13](p323)</sup>在进化论思维和虚构叙事的小説观念下,六朝的志怪小说与唐代的传奇性传记被联系起来了。按照 Daria Berg 的总结,自从鲁迅以后,现代学者区别了两种叙事,一是魏晋南北朝的,用“志怪”标记,一是唐代的,用“传奇”这样一个文类名称标记,并将前者看成是小说萌芽(proto-fiction),后者看成是“始有意为小说”(the beginning of consciously creative fiction)。<sup>②</sup>这成为此后中国小说史的标准叙述模式。

实际上,鲁迅对“变异之谈”那段话存在误读,胡应麟的完整表述是这样的:

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彩无足观。本朝《新》《余》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以俚俗,又在前数家下。惟《广记》所录唐人闺阁事咸绰有情致,诗词亦大率可喜。<sup>[14](p371)</sup>

细看可以发现,这段话里没有出现“传奇”,而更重要的是,胡应麟谈的是有关“变异”故事的记载,说的是“六朝以迄明代小说中变幻灵异之事的区别”,<sup>[15]</sup>并不是要强调唐代出现了一种新兴的文类或文体。胡应麟这段话前面谈“变异”题材,最后话题转到“闺阁事”则是另一种题材,实际上这部分倒是胡应麟心目中的传奇,但他在这里反而没有强调“作意好奇”“幻设”,只称赞其诗词。鲁迅对胡应麟的误解,部分是因为他想将“作意”“幻设”与现代小说观念中的创作和虚构这些要素联系起来。

在胡应麟之外,可能还有一人对鲁迅采取“传奇”这一术语产生过直接的影响,这就是盐谷温(1878-1962)。鲁迅小说史《剽窃》盐谷温曾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sup>③</sup>本文无意深论,这里仅介绍盐谷温对唐代小说的论述和他对“传奇小说”的使用。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1919年在日本出版,郭希汾将其中小说的部分译出,1921年以《中国小说史略》为名出版。<sup>④</sup>盐谷温论小说共四节:神话传说、两汉六朝小说、唐代小说、译词(白话)小说。“两汉六朝小说”基本按作品时代来论述,而“唐代小说”部分则是分类叙述。从结构上来说,盐谷温书和鲁迅书差异很大,不过在对唐代小说的强调和传奇术语的使用上,二人有一定的关系。请看盐谷温的论述:

小说与一般文章之发达,都至唐代而达于绚烂之域。在唐以前之小说,非神仙谈则宫闱之

① 参见罗宁、武丽霞《传奇、传记、小说——对三个概念及相关学术史的思考》(未刊)。

② Daria Berg, “What the Messenger of Souls Has to Say” p. 180.

③ 参见鲍国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对于“抄袭”说的学术史考辨》,《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5期。

④ 郭希汾《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中国书局,1921年。1926年陈彬龢译的《中国文学概论》(北平:朴社)出版,但这是个节译本。1929年孙俟工全译本《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盐谷温原书(东京:日本雄弁会,1919年)在日本国会图书馆网站可浏览。

情话,都不过短篇的逸话奇闻,唐代小说虽有短篇而均为关于一人一事者。加之当时作者如元稹、陈鸿、杨巨源、白行简、段成式、韩偓之流,多为才子,其间出自假借者固或不免,而下第不遇之秀才辈,藉仙侠、艳情以吐其无聊不平之感慨,事皆新奇,情主凄惋,文则典丽而饶风韵,故有一唱三叹之妙。……故就中国真小说而言,直至元后始起。唐代所谓传奇小说,类多一篇逸事奇谈,后世(戏)曲小说多取材于此,如《西厢》《琵琶》之粉本,皆取材于唐代传奇中者。<sup>[16]</sup>(p36-37)

盐谷温突然使用了“传奇小说”之名,但没有界定和阐释,只谈到与后世戏曲传奇之关系。他接下来谈到小说分类,在介绍了四库提要的三分法后,引述槐翁<sup>①</sup>的三分法:

(一) 别传 关于一人一事的逸事奇闻。(所谓传奇小说)

(二) 异闻琐语 架空的怪谈珍说。

(三) 杂事 史外的余谈,虚实相半,以补实录所缺的。

槐翁指森槐南(1863-1911),是盐谷温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对他影响很大。森槐南《作诗法讲话》(1912)第六章“小说概要”中就有这个三分法,并开列了各类作品的清单。<sup>②</sup>而将别传理解为“传奇小说”,则是盐谷温所加说明,四字旁的黑点着重号在日文版原书就有。盐谷温接着说:“(三)类不足为小说,(二)类稍有小说底材料,然唐人小说底精华是(一)类底别传。”此下原书中还有一句:“就ては槐翁の所谓别传をば,茲に传奇小说と名づけ。”意为“槐翁所谓别传者,今命名为传奇小说。”<sup>③</sup>“传奇小说”四字也加了黑点。盐谷温分唐代小说为别传、剑侠、艳情、神怪四种,分别列举和讲述了一些单篇的作品,实际都是传记(除了艳情中的《游仙窟》)。在“艳情”的开头说“艳情类,即以佳人才子底风流韵事为主的,实唐代传奇底菁华。”其书还提到裴铏《传奇》,说后世戏曲多从中取材,“故转而把南曲一说作传奇了”。此外盐谷温还使用了“传奇体”:“明清底诸文豪,也当作余技,而取了佳人才士、英雄豪杰底逸事逸闻,弄其艳丽的笔致,以作成传奇。例如宋景濂底《秦士录》,侯朝宗底《马伶传》,王于一底《汤琵琶传》,魏叔子底《大铁椎传》,其文章都是很有趣的,都是传奇体。”<sup>④</sup>此处传奇体乃谓传奇风格,这正是《虞初新志》一派的传记文章的情形。<sup>⑤</sup>值得一提的是,森槐南书并没有像盐谷温那样谈及传奇和“传奇小说”,这说明盐谷温在建设“传奇”的概念方面有重要贡献。鲁迅曾说自己参考过盐谷温的书,如《中国小说史略》的第二篇以及《红楼梦》的一些论述,<sup>⑥</sup>我们认为,盐谷温对唐代小说的推重以及对“传奇”“传奇小说”名称的使用,应该也对鲁迅产生了影响。

鲁迅对中国小说史和“传奇”的建构书写,始于他1920年在北京大学等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后来在课堂讲义的基础之上,于1923年、1924年分上下两卷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1925年北新书局将两册合并出版,此后多次印刷。《中国小说史略》中多次出现“传奇”“传奇文”“传奇集”等名,而且其论唐代的三篇,即分别名为“唐之传奇文(上)”“唐之传奇文(下)”“唐之传奇集及杂俎”。1924年暑假鲁迅到西安讲课,讲稿次年出版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共六讲,第三讲是“唐之传奇文”,也屡次说到“传奇”,并使用了“传奇小说”的名称。1927年和1928年,鲁迅又出版了《唐宋传奇集》上下册,1934年又合并一册出版,共选入作品45篇。在此之后,作为小说文类的“传奇”概念得以树立并流行开来。

① 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353-354页。郭希汾译本没提及“槐翁”。

② 森槐南《作诗法讲话》(东京:文会堂,1912年)在日本国会图书馆网站上可浏览。参见沟部良惠《森槐南の中国小说史研究について——唐代以前を中心に》,《庆应义塾大学日吉纪要·中国研究》第1号,2008年。

③ 此句孙俚工未译,郭希汾译本作“唐代小说之精华,全在第一类——别传,即传奇小说。”

④ 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401页。

⑤ 参见罗宁、武丽霞《传奇、传记、小说——对三个概念及相关学术史的思考》。又按,盐谷温提到这部分,可能和森槐南《作诗法讲话》谈及“张山来《虞初新志》”有关。

⑥ 张真《从“一张贾氏系图”看近代东亚三国《红楼梦》研究之关系》(《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6卷第4期)一文中,提到《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红楼梦》贾氏系图与盐谷温、森槐南研究的关系。

### 三、民国学者对小说文类的“传奇”之接受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著名的文学家、大学者鲁迅,他的小说分类法以及对“传奇”或“传奇文”名称的使用,开启了小说文类的“传奇”在现代中国人文学术中的建构过程。我们先来看在《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之前和大约同时出版的小说史是怎样叙述唐代小说的,再看之后是怎样叙述并使用新的“传奇”一词的,两相对比,就能清楚地看出鲁迅的影响。

在《中国小说史略》之前的小说史论述,如别士《小说原理》、王锺麒《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吕思勉《小说丛话》,篇幅都不长,其中《小说丛话》已见前论。勉强可算是小说史专著的是1920年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sup>①</sup>该书共十章,第六章“小说之发达时代”略谈及唐代,但内容很少,仅一页之篇幅,提及“谈掌故”“谈社会”“谈义侠”“谈鬼怪”“志艳”几种类型的小说和书名,没有出现“传奇”一词。第十章题目是“传奇与弹词略言”,显然是指戏曲文本。

范烟桥《中国小说史》的出版时间是1927年,虽比《中国小说史略》稍晚,但还保持着不大一样的小说观和小说分类体系。该书第三章“小说演进期”有“唐及五代”一节,先引胡适《论短篇小说》说“唐代韵文散文都有完美之短篇小说”,然后提到《苏氏演义》和裴铏《传奇》,“演义、传奇之名始见此”。接下来引用《中国小说史略》、胡应麟《笔丛》及郑振铎《文学大纲》,又说“惟唐人所谓传奇者,传述瑰奇之谓也,非后来昆剧脚本之传奇也。并无曲与科白,不能搬演,盖仍是杂记小说,惟实质上较为新奇耳。”<sup>[17][p46]</sup>而后面则几乎不再提及“传奇”。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到鲁迅观点正在产生影响,以至于范烟桥必须专门写一句话来强调“唐人所谓传奇”和“昆剧脚本之传奇”不同。但与此同时,也可说明鲁迅的“传奇”还没有取得绝对的“话语权”。

鲁迅的影响自1930年以后变得明显起来。1935年出版的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自序中提到张静庐、周树人、范烟桥之书以及郭希汾译盐谷温书,对周著评价最高“周著虽亦蓝本盐谷温所作,然取材专精,颇多创见,以著者为国内文坛之权威,故其书最为当代学者所重。”<sup>[18][自序 p1]</sup>这代表了当时人对鲁迅小说研究的认可和接受。谭书即全面接受了“传奇”一名,由章节目录即可看出。第四章为“唐代传奇”,其中有“传奇小说三大派”(指神怪、恋爱、豪侠)、“几部著名的传奇集”两节,第五章“宋元话本”有“宋人所作传奇”一节,都使用了“传奇”的概念。其论唐代传奇的开篇,提出唐代开辟了“新的环境”,文学也跟着进展,“唐代向称为诗歌的黄金时代,但同时也是文体小说的黄金时代。这种文体小说叫作‘传奇’。‘传奇’的起源,当然是六朝鬼神志怪书的演进”,接下来又引胡应麟和鲁迅的话,强调“到了唐代始有人有意专为小说”,“文字易朴质为华艳,叙述由直截而宛转”。<sup>[18][p137]</sup>这些说法显然来自鲁迅和盐谷温。

1939年出版的郭箴一《中国小说史》,在自序中提到“鲁迅先生的《小说史略》”,而在篇章结构中,第四章“隋唐”有“唐始有意为小说”“唐代产生小说的新环境”“传奇小说三大类”(上两题来自谭正璧)共三节,第五章“宋元”有“宋之传奇”。全书大量抄袭鲁迅等人的研究,如“唐始有意为小说”节共四个自然段,前三段照抄鲁迅,如“小说亦如诗,到唐代就变了。虽是仍离不了搜奇记逸,然而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的粗陈梗概的比较,演进了的痕迹甚为明白,尤为显著的,就是到了唐代方才有意为小说。”<sup>[19][p122]</sup>第四段抄盐谷温(孙译本)。此外谭正璧、胡适、郑振铎等人之书也被剽窃。<sup>②</sup>从学术上来说郭书是抄袭拼凑之作,无足称道,但因为由当时影响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收入该馆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流传很广(在民国时同类书中仅次于《中国小说史略》),影响颇大,客观上普及了“传奇”这一新术语。

1948年的蒋祖怡《小说纂要》,论“小说形态之完成”一节的开篇就说,“中国小说形态之完成,始于

<sup>①</sup> 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上海:泰东书局,1920年。更早的一些小说史论述,内容和体例都很欠缺,可参见黄霖《20世纪的“中国小说史”编纂》,《东岳论丛》2004年3期。

<sup>②</sup> 前人对此多有指出,参见李鸿渊《郭箴一〈中国小说史〉评述》,《古典文学知识》2011年5期。

唐人的传奇”<sup>[20] (p47)</sup> 然后引胡应麟和鲁迅的话予以说明。后面又说“唐人传奇,重在文藻与意想,与六朝但略书故事以明鬼神因果者,绝不相同。”<sup>[20] (p48)</sup> 这是《中国小说史略》下面这段话的改写“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足见鲁迅的影响。

再说传奇作品选。在鲁迅《唐宋传奇集》出版后,学者们也纷纷编纂以“传奇”为名的作品选,如胡朴安、胡寄尘的《唐人传奇选》(文艺小丛书社1930年版),胡伦清编注的《传奇小说集》(正中书局1936年版),卢冀野编注的《唐宋传奇选》(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这些书无疑扩大了传奇的影响,使之走入普通人的视野。值得注意的是汪辟疆编《唐人小说》(神州国光社1929年版),其时间虽晚于《唐宋传奇集》,但没有使用“传奇”之名。汪书中偶有“传奇”的字眼出现,却是指书写体式,如说《杨娼传》“质直无文,似非有意传奇之体”,举“唐人说部专书”如《玄怪录》《集异记》《纪闻》《甘泽谣》《传奇》《三水小牍》等,说“其文既为传奇之体”。汪辟疆使用的传奇体概念,与鲁迅直接将“传奇”作为一种新文类的表述是不同的。不过有意思的是,该书的神州国光社版本有两个附录,一是“唐小说史略”,取自《中国小说史略》涉及唐代的三篇,一是“论唐代小说”,取自孙良工译《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关于唐代小说的第六章第三节。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唐宋传奇集》只选单篇作品,胡朴安、胡寄尘选本也如此(仅五篇),而胡伦清、卢冀野的选本则兼收小说条文,而这也是后来选编者更常见的做法。至于汪辟疆书原以小说为名,选小说的篇段是正常的。

这里再以胡怀琛的研究作为例子,可看出“传奇”一词在中国小说史中是如何获得地位的。1929年胡怀琛出版的《中国小说研究》,内容和术语颇有其特色。如第二章“中国小说实质上之分类及研究”,分神话、寓言、稗史三节来讲,稗史中又有民间传说、野史、异人传、名人逸事、社会状况、自传等。第三章“中国小说形式上之分类及研究”,将中国小说分为记载体、演义体、描写体、诗歌体,这在今人看来颇为困惑,倒折射出小说研究在那时还未定于一尊的事实。诗歌体小说指纪事诗(弹词等)和戏曲,但作者又说“照我们现在的小说定义说,纪事诗当然不是小说,戏曲也当然不是小说。……在旧习惯里,竟把弹词、传奇也都认作小说。”作者在例举了元曲、昆曲、京戏乃至弹词、摊簧、大鼓之后,又说“认他是小说,或不认他是小说,随各人自己的便。”可见作者的犹疑,而这正是小说(及戏剧)的西方概念进一步深入中国的时期,是人们开始要把小说和戏曲作区分的时期。《中国小说研究》中仅提到《中国小说史略》一次,是在第四章“中国小说在时代上之分类及研究”。该章分周秦小说、晋唐小说、宋元小说、清小说、最近小说五节,在晋唐小说一节提到了《游仙窟》,说“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全唐诗逸》”。此节最后说“唐人多独立的单篇,在当时有个专门的名词,称为‘传奇’,‘唐人的小说比晋人更注重词彩’,‘宋以后,一直至清,仍有人模拟晋唐人的作风’”,<sup>[21] (p137)</sup> 这些地方始有鲁迅书的痕迹。不过,全书除了这里和开头引胡应麟的小说分六类之外,其他地方说的“传奇”,都指戏曲。而1934年胡怀琛写《中国小说的起源及其演变》时,提到小说文类的“传奇”就多了不少,如说“在唐代新添了一种体裁,另有一个新的名称,叫‘传奇’”,并进一步作了界定“他的形式是有组织的,比较篇幅长一些的一篇传记(记)。他的实质不外是下面几种人的故事:(1)侠客,尤其是剑侠的故事。(2)神仙及妖怪的故事。(3)才子佳人的故事。”<sup>①</sup>到1936年胡怀琛出版《中国小说概论》时,有一节就叫“唐人的传奇”和“宋人的平话”并列,差不多全盘接受了鲁迅的讲法。而且有意思的是,此书专门做了一个说明“称唐人的小说叫‘传奇’,在现代讲中国文学的人,大概都用这个名称,同时时候对明清人的戏曲已不称为‘传奇’,这样已不会混乱了。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也就采用这个名称,拿来称唐人的小说。”<sup>[22] (p14)</sup> 这意味着在《中国小说史略》和《唐宋传奇集》问世十来年之后,作为小说文类的“传奇”概念已经取得流行和优势,而作为戏曲文类概念的“传奇”反而成为一个较为冷僻的术语了。

从胡怀琛的文学史著作,也能看出类似的变化。他最早的《中国文学史略》(1926)没有小说的专

① 胡怀琛《中国小说的起源及其演变》,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第34页。按,胡怀琛把传奇从形式上界定为篇幅较长的传记,是准确的。一般所谓的以传、记为名的传奇作品,实际上就是传记,或曰传奇性传记。胡怀琛后文中一方面说“传奇当然是包涵在小说的范围以内”,但又说“在唐代小说和传奇似乎是并立的”,看似矛盾,实际上有其直觉的合理性。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把传奇性传记和记录见闻的文言小说以及通俗小说区别开来。参见罗宁、武丽霞《传奇、传记、小说——对三个概念及相关学术史的思考》。



章,但书后附有《中国小说之源流》一文。此文讲法和他《中国小说研究》基本一致,如说小说以形式分有三类“一曰记载体,即今普通所谓笔记小说是也。大抵宋以前之小说,只此一体。二曰演义体,即今人普通所谓章回小说是也。始于宋人。三曰诗歌体,即传奇、弹词等类是也。”<sup>[23]</sup> 附录 p15) 完全没有鲁迅的影子,对唐代小说也不重视。五年之后的《中国文学史概要》(1931)则不同了,其第六章“唐代的文学”的第一节第五小节就专谈“传奇”,开篇说“唐代的‘传奇’是很有名的。这种‘传奇’是由晋南北朝的小说演变而来的,不过他们能自成一种题材。”<sup>[24]</sup> 附录 p83) 该书附录《历代文学变迁大势》,其唐代文学的一章也有“传奇的创造”一节。两相对比,前后变化何其明显。胡怀琛《中国小说之源流》云“周秦诸子,片言只语,未尝成为独立之短篇小说。递演而为陶渊明之《桃花源记》,已具小说格局。唐人宗之,如《南柯记》《枕中记》等皆是也。”<sup>[23]</sup> 附录 p11) 《中国文学史概要》又说“传奇的形式是一篇独立的短篇小说。”<sup>[24]</sup> 附录 p83) 这些地方的短篇小说的提法跟胡适、郑振铎有关。

郑振铎也是一位重要的中国小说研究者,他从鲁迅那里接过了“传奇”一词,从胡适那里接过了“短篇小说”一词,<sup>①</sup>并将二者联系起来。1925—1928年郑振铎陆续编纂出版《中国短篇小说集》三集,1925年的《中国短篇小说集序》对古代的短篇小说有所论述,认为“中国之有短篇小说,中国人之着意于作短篇小说,乃始自唐之时”,并将中国的短篇小说分为传奇系与平话系两大类,序文最后还专门致谢“鲁迅先生的帮助与指导”,<sup>②</sup>可见他受到鲁迅的影响不只是来自其书籍,还有与本人的直接交往。1927年的《文学大纲》在当时也颇有影响,其中说“到了唐时,才有组织完美的短篇小说,即所谓‘传奇’者出现。这些‘传奇’所叙事实的瑰奇,为前代所未见,所用的浓挚有趣的叙写法,也为前代所未见。”<sup>[25]</sup> 附录 p115) 这段话还被范烟桥转录于他的《中国小说史》中(只改了几个字),<sup>[17]</sup> 附录 p46) 换句话说,范烟桥通过郑振铎接受了鲁迅影响。郑振铎1929年《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一文,将古代小说先分为短篇、中篇、长篇,而短篇之中又分为笔记小说、传奇小说、评话小说三种。<sup>[25]</sup> 附录 p226) 该文提纲挈领地论述了古代小说的分类和演进,对后来学者建构中国小说史也有一定的影响。郑振铎在其颇有影响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中也有一章专写“传奇文的兴起”:“他们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意识的写作小说的开始,他们是中国短篇小说上的最高成就之一部分,他们把散文的作用挥施于另一个最有希望的一方面去。总之,他们乃是古文运动中最有成就的东西。”<sup>[26]</sup> 附录 p493)

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史很多,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10)未论小说,张之纯《中国小说史》(1915)“两宋文学之大纲”有一节“小说体之变异”,先按四库分类法称小说分三类,然后提到宋仁宗时出现平话,文字极少,仅得半页。<sup>[27]</sup> 附录 p29) 第四编(清代)第十章“小说之盛行”,从《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谈到《红楼梦》,<sup>[27]</sup> 附录 p118) 文字一页有余。谢无量著名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有“宋之词曲小说”“元文学及戏曲小说之大盛”“明之戏曲小说”“清代之戏曲小说”的章题,有“晋之历史家与小说家”的章题,甚至在“武帝时代文学之全盛”之下有“滑稽派及小说”的小节名称(介绍东方朔的言辞和作品),而论唐代文学有八章,竟无一章谈及小说。可见在鲁迅研究之前,学者们对小说的认识,尤其是对唐代小说的认识存在很大缺陷。此后的文学史论及唐代小说越来越多,并开始使用“传奇”的名称。除了上面提到的胡怀琛、郑振铎外,这里再举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为例。该书第四编唐代文学共四章,便有“唐代的小说”一章。开篇说“中国小说虽滥觞于两晋六朝,然至唐代的文人始自觉地创作有结构的小说,短篇小说的体制至此始行确立。”又说“至言小说的作风,亦至唐代而一变。唐人小说,所抒写的皆系可歌可泣的艳情和可惊可叹的仙侠故事,取材尽属新奇,情节亦复凄惋,故论者皆称唐代小说为‘传奇’。加以当时小说作家多是著名才人,文辞华丽凄艳,韵味无穷,实远胜于两晋六朝的初期作物。”<sup>[28]</sup> 附录 p151) 后面又分豪侠、艳情、神怪三类介绍了一些作品,并谈到对后世戏曲传奇的影响。很明显,胡云翼的说法里,混合了鲁迅、胡适、盐谷温的多种概念和表述。潘建国评价胡云翼书,“自黄人《中

① 短篇小说之名在胡适《论短篇小说》(1918)以后流行开来,收入《胡适文存》,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第114页。1918年胡适的《建设的革命文学论》中也提到短篇小说,见《胡适文集》第2册第55页。

② 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6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02页。有意思的是,郑振铎《论唐代的短篇小说》(《郑振铎全集》第6卷第255页)论唐代小说比较详细,却没有一次使用“传奇”之名(提到了裴铏《传奇》)。该文时代不详,可能是较早的文章。

国文学史》(1904-1907)首次将古代小说写入国人自编文学史以来,文学史中的小说章节叠经调整扩展,至此已基本定型”,<sup>①</sup>认为其书在当时颇具代表性。

谭帆认为,“传奇成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小说文体概念”是由鲁迅肇其端的,<sup>②</sup>上面的论述正显示出鲁迅之后其影响的扩大过程。大约到1936年后,鲁迅使用和提倡的作为小说文类的“传奇”,得到学界普遍接受,其作为一个文学术语而为人熟知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旧有的作为戏曲文类的“传奇”。

#### 四、1950—1980年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中的“传奇”论述

1950年以后,鲁迅的文化巨匠地位不断抬升,他的各种书籍不断再版和印刷,他的学术思想对于学界而言,逐渐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存在,在1980年以前的三十年中,可以说是一种“学术正确”。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鲁迅的小说史观念、框架以及使用的概念术语等,对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影响更加全面而深入。下面举几种中国小说史、文学史,看看其中的“传奇”论述。

1950年至1980年间,中国小说史著作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五级所编的本子最为流行,在1960年第一版的《中国小说史稿》中,第二编是“魏晋唐宋小说”,分两章,第三章(顺序接前一编“中国小说的准备时期”的两章)是“魏晋六朝小说”,第四章为“唐宋传奇”。第四章有四节:唐传奇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唐传奇的思想意义,唐传奇的艺术成就,宋代传奇。唐宋小说在这里直接被命名为传奇,整章中也很少使用小说的名称。在1978年的修订版本名为《中国小说史》中,第三章为“唐代小说”,共四节:唐传奇的兴起和发展,唐传奇的思想意义,唐传奇的艺术特色和影响,唐代讲唱艺术和话本。<sup>③</sup>因为增加了第四节的内容,不得不在章题上改传奇为小说。1979年南开大学中文系编的《中国小说史简编》,主体是明代小说、清代小说、近代小说三部分,占据80%的篇幅,此前仅三节:小说的酝酿和萌芽,唐传奇,宋元话本。此书的影响不大,但那种简化的小说史的框架,简化魏晋唐宋小说和突出白话小说的做法,在1950年以来颇为盛行。<sup>④</sup>除两种小说史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张友鹤选注的《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后来屡经重印,影响较大。此书未采取鲁迅将“传奇”限于单篇的做法,而是像胡伦清、卢冀野那样从小说中摘选了一些作品。1980年以后的传奇选本,一般都是这样处理的。

1950年至1980年之间的中国文学史,对小说的论述也遵从鲁迅。在当时中国大陆最流行的两种中国文学史中,唐传奇都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均在章节题目上使用“传奇”之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唐代文学的第十一章为“唐代传奇小说”,分三节: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及其原因,唐代传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唐代传奇小说的影响。<sup>⑤</sup>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的第十一章为“唐代传奇”,分三节:唐代传奇兴起的原因,唐代传奇的思想和艺术,唐代传奇的地位和影响。<sup>⑥</sup>以上两部教材在章节结构上呈现出某些相似性,应该和参编者互有重合以及遵从鲁迅以来的小说史框架有关。其关于唐传奇方面叙述所采用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一种马列主义文学史观加鲁迅小说史观的混合。在某种程度上,上述几种文学史、小说史构建了这三十年来不容置疑的、可谓是“学术正确”的文学史观和小说史观,而且由于它们都曾作为教材广为传播,最终使得鲁迅的小说史观和“传奇”术语深入到当代中国人的心里,直到今天,中国小说史在叙述框架和术语概念方面仍未能突破鲁迅建立的范式。

① 潘建国《中国文学史中小说章节的变迁及其意义》,《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该文于晚清、民国各种中国文学史中的小说论述有梳理。

② 谭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传奇”一篇由李军均撰写,对传奇的古代含义以及在现代学术体系中作为文体概念的建立也有论述。

③ 参见《中国小说史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1版,1973年2版。《中国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④ 重视白话小说是“小说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产物,在1950年以后的文学史、小说史中表现愈发明显。此为另一话题,本文不再展开,这里仅提供一个数字作为比较,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唐代及此前的页数占全书29%,《中国小说史稿》是18%,而《中国小说史简编》仅13%。

⑤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⑥ 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相对上面这些集体编撰并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教材,1954年和1955年李长之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略稿》尚带有一些个人色彩,他在自序里承认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太差”,倒是其书略有个性化的重要原因。该书第三卷专设一章讲“唐代的传奇文学”,李长之在此很少用小说的名称和概念(尽管他也说过“相当于西洋所谓短篇小说的传奇”),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产生要等到白话小说,但他又认为“传奇”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其逻辑出发点仍是“五四”以来对现代(性)文学认识一些要素:口语文学、市民气息、都市和经济的发达等,因此该章第一节的标题竟然是“近古文学的序幕及其历史背景”,开篇还用了三页篇幅讲唐代都市经济的发达。他还说“传奇文学的特点是:一则接近了后代的小説,二则密切地影响着后代的戏曲。”<sup>[29][p1]</sup>可以看出他所叙述的小说史与现在一般认同的小说史有较大的差别——一般认为,“传奇是”小说之一种,“传奇”影响了戏曲,也影响了后来的白话小说。李长之的文学史影响很小,在很长时期内都没有再版,因为其书不符合官方的马列主义要求,也不符合鲁迅的小说史叙述。

刘大杰的个人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也要远离“学术正确”一些,而且其书的第一版是在1941年(上卷)和1949年(下卷),后来虽屡经修改,但多少得以保存早前的个人特性。在刘书中没有专章论述唐代小说,在初版上卷中,第十二章“唐代文学的新发展”下列有一节“短篇小说的进展”,谈到传奇“中国的文言短篇小说,在艺术上发生价值,在文学史上获得地位,是起于唐代的传奇。”同时也谈到唐代作者“把小说看作是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都在那里用心地写作”,然后引用胡应麟的话,强调小说在唐代“成为有意的创作”。<sup>①</sup>但总体来说,书中谈唐代小说部分“传奇”一词出现频率不高。将此书1940年代的初版和作者经马列主义思想改造后修订的1976年版和1982年版进行对比,<sup>②</sup>就可以发现差异:1976年版关于唐代小说的篇幅大大缩小,仅在第二册第一章“唐代社会与文学的发展”的第三节“唐代文学的发展”下有一小节“小说”,仅一页半,主要内容都是引述鲁迅的说法和观点,出现了多次“传奇”字眼,由此可以感受到当时“学术正确”的鲁迅小说史观对文学史、小说史的统一。1982年版大体恢复到初版的样态,对《中国小说史略》的引用由初版的一次增为两次,并改变了初版中传奇文是古文运动的一个支流的说法(来自郑振铎和陈寅恪),而采用了鲁迅的“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云云(新增的引用)。这从侧面也能说明鲁迅小说史观的胜利。

1980年以后,随着吴志达《唐人传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李宗为《唐人传奇》(中华书局1985年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齐鲁书社1994年版)等书的出版,鲁迅以来的小说史观进一步得到强化,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中,建立起六朝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的小说演变脉络。<sup>③</sup>与此同时,传奇这一概念和术语更为流行,所囊括的作品、书籍越来越多,<sup>④</sup>扭曲和遮蔽了唐代小说的真实面貌,也影响到对古代小说和传记的正确认识。

从更大的学术思想背景来说,作为小说文类的“传奇”术语的诞生,与百年来中国的文学观念、小说观念以及整个学术思想的变化有关。<sup>⑤</sup>与新的小说、“传奇”概念建构和普及同时发生的,是中国小说史在西方和现代小说观念下的建构,是传统的传记与小说两大文类的混淆,是整个古代学术体系的崩溃。笔者最近完成的《传奇、传记、小说——对三个概念及相关学术史的思考》一文,比较全面地讨论了这三个概念和它们之间复杂关系,反思了相关的学术史问题。其中写道“现代以来小说概念和观念的变化,传奇概念和文类的建构,是一个现代学术思想对传统的小说和传记重新定义和书写的过程。一方面

①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据1943版重印),第363页。

②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③ 陈珏在《唐传奇钩沉》的开篇,即分析了这种志怪—传奇—话本—章回的“20世纪研究中国旧小说的主流框架”,虽然对这种流行的小说史观有所不满和质疑,但批判显得无力。王齐洲、姚娟《小说观、小说史观与六朝小说史研究》(《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6期),对鲁迅版小说史中的六朝小说论述以及小说进化史观也有质疑。

④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修订本)和《唐五代传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可作为传奇文类扩大化的代表,后书共收作品692篇。

⑤ 和传奇、小说一样,文学的概念也经历了现代(西方)的塑造,参见余虹《中国现代文学概念及其谱系》(《文学知识学——余虹文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古代的小说概念被现代人用虚构叙事文学的观念改造一新,另一方面,明清时期偶尔用以指称恋情故事的传奇和胡应麟用作题材分类的传奇,经过鲁迅等人的改造和建构,二者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文学(小说)观念中找到了统一性和互适性,互相强化着各自的现代意义,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的建构和书写。”我们认为,今人所说的“传奇”,是一个由多种文体、文类组成的大杂烩,将之视为文言小说的高峰,是不符合古代实际和学术传统的。作为小说文类的“传奇”的产生和建构,既可以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可以说存在着历史的误会。现在,到了对传奇、传记、小说这些概念及相关的学术范式进行反思的时候了,到了探索新的中国小说史模式的时候了。

#### 参考文献:

- [1]郭英德. 明清传奇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2]陈平原, 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3]苗怀明. 《小说考证》: 中国古代戏曲史料的拓荒之作[J]. 古典文学知识, 2001(2): 95-98.
- [4]沈长卿. 沈氏日旦[M]. 续修四库全书(第1131册)[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5]顾录. 清嘉录(卷一)[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6]藏外道书[Z]. 成都: 巴蜀书社, 1992.
- [7]王士禛. 香祖笔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8]邱炜菱. 五百石洞天挥麈[M]. 续修四库全书(第1708册)[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9]韩邦庆. 海上花列传[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 [10]钮琇. 觚剩续编[M]. 续修四库全书(第1177册)[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1]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 [12]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13]鲁迅.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M]. 鲁迅全集[Z].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4]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 [15]刘晓军.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辨[J]. 学术研究, 2019(8): 153-163.
- [16]郭希汾.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 中国书局, 1921.
- [17]范烟桥. 中国小说史[M]. 苏州: 秋叶社, 1927.
- [18]谭正璧. 中国小说发达史[M]. 上海: 光明书局, 1935.
- [19]郭箴一. 中国小说史[M]. 长沙: 商务印书馆, 1939.
- [20]蒋祖怡. 小说纂要[M]. 上海: 正中书局, 1948.
- [21]胡怀琛. 中国小说研究[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 [22]胡怀琛. 中国文学八论[M]. 刘麟生主编. 北京: 中国书店, 1985.
- [23]胡怀琛. 中国文学史略[M]. 上海: 梁溪图书馆, 1926.
- [24]胡怀琛. 中国文学史概要[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1.
- [25]郑振铎. 文学大纲[M].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 [26]郑振铎.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 北京: 朴社, 1932.
- [27]张之纯. 中国小说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5.
- [28]胡云翼. 新著中国文学史[M]. 上海: 北新书局, 1932.
- [29]李长之. 中国文学史略稿[M]. 北京: 五十年代出版社, 1955.

(责任编辑: 刘伏玲)